



麦花香

MAI HUA XIANG

麦 花 香

上山下乡知识青年
短篇小说集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麦花香

上山下乡知识青年
短篇小说集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3 3/4 字数 66,000

一九七三年八月第一版

一九七三年八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65,000

统一书号: 10072·427

每册: 0.24 元

目 录

交鞭记·····	金 河(1)
草原新人·····	张继芳(13)
麦花香·····	钢 涛(23)
瑾奶奶·····	宋安娜(33)
山 娃·····	王康华(40)
赶车姑娘·····	吴延科(52)
囍 附·····	潘文敏(66)
管电姑娘·····	吕 梁(74)
女牧工·····	李再新(84)
猪场新事·····	晓 向(99)
小鹰展翅·····	宋光明(109)
编后记 ·····	(115)

交 鞭 记

金 河

一提起东山湾生产队的车把式潘国旺老汉，不少人都说他“古怪”。

第一，他是赶大车的，但是你总听不见他的鞭子响，他车上的大鞭没有鞭梢儿。再看那绳绳套套，疙瘩连串的。他身上那件老山羊皮袄已经穿了十几年，快磨成光板儿了。去年冬天，队里给他买了件新绵羊皮袄，可他说啥也不要。

第二，他把节俭的原则也用在说话上。他平时很少说话，黑胡茬包围着的厚嘴唇总是紧抿着，到非说话不可的时候，才迸出叮叮当当的几个字。有人说：“老潘头说话都得上秤称！”

老潘头的第三个“古怪”，是最近一个多月才在人们中间议论开的，这就是他对潘铁柱的态度。

老潘头今年快六十了。他从十七、八岁就给地主赶大车，冬天一件露肘子的破棉袄，夏天一件将将盖过肩头的小褂，冒严寒，忍酷暑，挨打受骂，历尽艰辛。解放后，从初级社、高级社、人民公社，直到现在，一直给队里赶车。大家看他年纪大了，又有关节炎，继续赶

车太劳累，决定给他物色一个替手，挑来选去就看中了潘铁柱。

铁柱是老潘头的叔伯侄儿，今年二十一。小伙子初中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已经三、四年了。在农村的风风雨雨中，铁柱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很多，一锄一镰，样样农活也学得蛮好。论力气，全队他是数一数二的，胳膊一伸，块块肌肉象大蒜瓣子似的，一敲胸脯咚咚响，是个公认的“车把式材料”。

铁柱对赶大车向来兴趣很高。这回一听说让他接替大伯赶车，自然高兴得一蹦八丈高。铁柱心想，江南撑船，北方赶车，只要肯学，没有三天的力巴，接过来就是了。于是他兴冲冲地去找老潘头办“接交手续”。不料大伯胡子一翘，眼睛里射出一种恼怒的光来，烟袋锅在炕沿上敲得山响：“想得可轻快！你给我老老实实学！”铁柱碰了个硬钉子，便来找李队长。李队长笑得前仰后合，然后告诉他说：“等把你大伯的那一套学到手，鞭子就到你手了，好好学吧！”铁柱子想了一下，觉得大伯做得也有道理：大车是集体的财产，跟哑巴牲口说话，自己什么也不懂，万一弄出事来，给集体造成损失就不好了。这以后，铁柱子就恭恭敬敬地学起来，他处处留心，勤学好问，认真琢磨，经常实践，不到一个月工夫，车上的一套活已经摸得个差不离儿。从绳套使用，到牲口脾性，从上坡下梁，躲车选道的注意事项，到运载时的装卸捆扎方法，甚至连哪根绳放在哪

儿用起来方便，都能说得出口，干得来。大家议论：“铁柱子行了，这回老潘头该交鞭子了！”铁柱子心里美滋滋的。一天，他很策略地向老潘头做了个试探：“大伯，你年岁大了，腿脚不行了，明天出车我自个儿去，你在家……”铁柱这边“歇”字还没说出口，老潘头又使劲敲着他的烟锅子。凭着一个月多的细心观察，铁柱知道大伯一使劲敲烟锅子，就是心里不痛快，便急忙改口说：“……歇不住去也好。”老潘头翻了侄子一眼，气呼呼地警告说：“别跟我要滑头，你给我老老实实学！”

铁柱又碰了一鼻子灰，嘴里直嘀咕：“大伯的脾气真怪！”有的人听了这件事就来找老潘头说情：“铁柱样样都拿得起，放得下了，你该歇歇了。”老潘头微微摇摇头：“差早哩！”人们又说了一些应该快交鞭的理由，老潘头还是摇摇头说：“差早哩！”你再说，他不吱声了。这样，“古怪”的老潘头又添了一条“古怪”：死抱住鞭杆不撒手。

这几天，铁柱老老实实在地跟大伯赶车，再也没提接鞭子的事，但是他总在琢磨。他虽然对大伯的用意还弄不清楚，但是他尊敬大伯，相信大伯。大伯决不会平白无故给自己出难题。大伯的脾气他是知道一些的：对任何人的缺点和错误，他都不会轻易放过。不过，他的批评方法不是大套的讲演，只是给你点一下，让你自己去思考。这天晚上，铁柱躺在床上，一页一页地翻着脑袋中的日记，想查一下大伯什么时候还使劲地向他敲过烟袋锅

……噢，想起来了！

那是十几天之前，他们爷俩赶着大车去县里拉水利器材，只见迎面来了一辆大车，车上的三头牲口个个脑门儿上一簇红缨，脖子上带着铜铃，一溜小跑，铃铃直响，真神气。前车耳上插着一杆大鞭，鲜红的鞭缨象一团燃着的火。两车靠近了，不知那赶车的小伙子是不是有意想在铁柱面前露一手，只见他抡起大鞭，“啪，啪”两响，鞭声在山里回荡了半天。铁柱也禁不住去摸自己车上的大鞭，可是抬头一看，心里又凉了：老潘头的大鞭是没有鞭梢的哟！看铁柱那个眼馋劲吧，眼睛里好象要伸出两只手来。他真想夺过大鞭甩上两响，向那小伙子显示一下：铁柱不次于你！铁柱又低头看牲口脖子上的补了又补的破套包，看看那疙瘩套，更觉得自己寒酸了。他自言自语地说给老潘头听：“看人家那大车！”老潘头早看穿了铁柱的心情，便直截了当地吐出四个字：“不图那个。”铁柱又说了句：“套包子也该换换了！”老潘头使劲地磕着烟袋锅说：“我才补了十多年，还没补够哩！”谈话就这样结束了。

想到这里，铁柱高兴一骨碌爬起来，想要去找大伯。他知道大伯一年四季不在家睡，总是跟饲养员住在一起，帮饲养员照看牲口，便向饲养处跑去。他跑到饲养员的住处一看，屋里没人，大伯的铺盖上放着一本介绍学大寨先进典型的小册子。看来大伯是刚学习完，但是人到哪里去了呢？铁柱到院里转了一下，也没找见。

猛听见牲口棚里有低促的吆喝声，他往棚里一看，黑忽忽的，好象有一个人在那儿站着。他到跟前一看，正是大伯。只见大伯叼着烟袋，左胳膊夹着簸箕，右手一把一把地给各个槽上牲口添料。虽然是黑夜，但铁柱也能端详出大伯听着牲口均匀的嚼料声时这种喜悦的神情。

“大伯，饲养员呢？”铁柱问。

“有急事。”

直到喂完料，老潘头才进了屋。老汉平和地扫了铁柱一眼，打破惯例，这次他先说话了：“干啥来了？”

铁柱抓着头皮，带着不好意思的神情笑着说：“大伯，我来看看你……”

“看我干什么？”

“不，”铁柱又急忙纠正自己的话说，“我来向大伯检讨。……艰苦奋斗，勤俭办社的思想在我脑袋里还没扎根儿，那天碰上那大车……”

铁柱还要从头说下去，老潘头“嗯”了一声。铁柱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心里想，这回非挨一场好训不可！

大伯进了屋，装上一袋烟，坐在炕上慢慢地吸着。铁柱留心观察大伯的神情，见大伯眼里闪着和悦、沉思的光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“刚办社那咱，咱们只有这么多牲口——”大伯说着，伸出四个手指头。

“四头？”铁柱试探着问。

老潘头摇摇头笑了：“四条驴腿。别小看，这比王

国藩那个社还多一条呢！再看现在，牛马驴骡四五十头，大胶车三辆。生产大发展靠啥？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！咱们赶大车，不是图好看，讲气派！可花可不花的钱，咱们坚决不花。俗话说：‘一天省一把，十年买匹马’。”说到这里，老潘头再一次提醒铁柱：“好好学，该学的东西多着哪！”

从饲养处回来，铁柱象吃了一顿蜜糖，心里那股甜劲就甬提了。在他的记忆中，大伯是第一次这样长篇讲话，这使他感到了大伯对他的爱抚和信赖。他一边走一边想：人们说大伯说话“用秤称”，不对。大伯的手、脚都会说话，他是专用行动来教育人的！

打这以后，铁柱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的教导，一言一行都照大伯说的那样做，套包破了，他抢着补好；喂牲口掉几根草节、几个豆粒，他都拣起来；出车路上，看见小铁钉烂绳头，也跳下车拣起来，放在新做的“百宝箱”里；再看见甩大鞭的，他也自然地用大伯的话说：“那顶啥，咱不图那玩艺！”

你想，这回老潘头该交鞭了吧？不，事情可不那么简单。潘国旺老汉还是握着大鞭不撒手，一晃又过去了一个多月。老潘头还有什么不放心呢？铁柱没再去试探，老潘头也没再敲烟袋锅儿。

眼下就到三月初。东山湾生产队治山、治沟，建设稳产高产田正在抢时间。老潘头跟铁柱一起，赶着大车每天从鸡叫到掌灯，马不停蹄地拉石头，运土块。忽然

一股风吹进了铁柱耳朵，说北沟生产队常年有一辆大车在外头拉脚，每天都挣几十块钱，就咱生产队的车，常年在家转悠，尽图舒服！

铁柱一听就火冒三丈，饭也没吃，就跑去找老潘头。

他说：“大伯，你说咱们大车在家干活是图舒服吗？”

老潘头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，看着铁柱嘴撅得能拴住驴，便问：“什么舒服不舒服？”

铁柱气得直喘粗气，连说带发牢骚，把听到的闲话又说了一遍。

“这有啥！”老潘头平静地说。

“累得个腰酸腿疼，还落个图舒服！”

“你想让每个人都说好？”

“我，我……”铁柱在气头上，连话也说不成个儿了，便一屁股坐在炕沿上，低着头生闷气。

“照你说该咋办？”老潘头问。

“争口气，咱也出去，看咱是不是怕苦的手！”铁柱这句话刚出口，只听大伯的烟袋锅在炕沿上又磕得咣咣直响。铁柱心里猛一震，看大伯面带怒色，于是急忙收住话头，不吱声了。

“争啥气？比赛走邪门歪道？”老潘头把烟袋一挥：“不图那个！”

正在这时，门“吱”地一声开了，李队长急匆匆地

走了进来。一看阵势，知道铁柱子准挨“训”了，便问老潘头，老潘头扭头看了铁柱一眼说：“把你那‘委屈’给队长说说吧。”铁柱只好把刚才爷俩争论的事向队长说了一遍。李队长“噗哧”一下笑了，拍着铁柱的肩膀说：“柱子，光知道不怕苦不怕累还不行，还要看准路线。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吃苦，那是对的。在邪门歪道上吃苦，吃苦越多，危害也越大。咱们种庄稼的，不搞‘以农为主’，不搞农田基本建设，只顾派大车出去拉脚赚钱，那不成了‘以副伤农’了吗？”

铁柱低头坐在炕沿上，思绪象黄河的波涛，滚滚翻腾。大伯和李队长的话使他感到很惭愧。是啊，学赶车光学耍鞭杆还远远不够，关键是认路，是叫车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路线走啊！他默默叨念：“还是大伯说得对呀，应该学的东西多着哪！”铁柱抬起头来，心里松了一口气，下地就往外走。

“干啥去？”李队长一把拉住了他。

铁柱憨厚地笑着说：“把辕马的套包子补补，明天早早地给水坝拉石头去。”

李队长见柱子这股火性劲儿，笑着说：“等等，还有件事要跟你们爷俩商量呢。明天你们的车得出一趟门儿。”

“搞副业去？”铁柱吃惊地问。

“说搞副业也行，去长青养猪场给队里拉两头良种母猪，来回得三、四天。”李队长说完就问铁柱：“怎

么样？”

铁柱也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了。他迟疑地望着老潘头，意思是：“大伯，你说呢？”

半天没说话的老潘头把烟袋从嘴里移开，对铁柱说：“水坝上的石头够用十天八天的了，一口猪就是一座‘小化肥厂’，去！”说着也忙下了地，招呼铁柱一起去看看车，缺啥少啥，早做准备。李队长又问老潘头的身体能不能支撑得住，是不是换一个人跟铁柱去。老潘头说了句“不碍事”，早走到院里去了。

不巧，这天夜里老潘头发烧了。赤脚医生给他扎了几针，又吃了药，下半夜病好了一些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爬起来套车去了。大伙劝他在家休息休息，找别人跟车去。说了半天，他还是那句话：“头疼脑热的，不碍事。”李队长和铁柱一看实在劝不住，只好给他披了一件大皮袄，让他上车。临上车，老潘头好象还有什么心事，他把车上的东西又检查了一遍，又在院里搜寻着什么，最后从牲口圈棚里抱来两块木板子，扔在车上。铁柱正要问大伯的用意，一想，不用问了，大伯的车上没有多余的东西……

这次出车倒很顺利。当他们爷俩赶车返回来的时候，眼看离家还有二十多里地了，不知怎么老天突然变了脸，西北风呜呜一刮，送来了飘飘扬扬的漫天雪花。铁柱挥了挥鞭子，吆喝着牲口，回过头来对大伯说：“咱们加点紧吧！”可是铁柱一楞：不知什么时候大伯把

身上的大皮袄给车上的两口猪搭上了。这冷天，大伯再感冒了可麻烦了。铁柱忙脱下自己的皮袄，硬塞给大伯，吆喝起牲口一溜小跑。跑着跑着，只听铁柱“吁”地一声，大车“吱”地一下停住了。眼前是十七、八丈宽的马架子河，河水夹着白花花的冰块奔腾而下，不时传来嚓嚓的冰块撞击声。周围左右的人都知道，马架子河是有名的“嘎河”，沙泥河底一天一变，在这里大车打误是常事。铁柱看了看河，又回头看了看车上大皮袄盖着的两口母猪，便把手里的鞭子递给老潘头说：“大伯，你赶，我踩道！”说罢，腾地跳下车，不等老潘头答话，便“蹬蹬蹬”地走到河里去了。老潘头扬起鞭子，疼爱地望着齐大腿深的河里稳步前进的铁柱，脸上浮现出满意的微笑，轻轻地点着头。大车安安稳稳地到了对岸。

过了河，铁柱抖了抖淌着水的棉裤，伸手来接大伯手里的鞭子，大伯却把身上的大衣递了过去。铁柱说什么也不要，急忙吆起牲口赶路。可是刚走不远，只听大伯的烟锅敲了几下。铁柱又是一楞，赶忙刹住车，但一看大伯的眼神并没有生气的样子，这才把紧绷着的弦松开，心里话：“大伯平白无故又敲烟袋锅，闹了我一场虚惊。”这时大伯用手指了一下河那边。铁柱定神一望，糟糕，不知哪的一辆车，没注意绕路，径直向河里赶去，铁柱跳下车对着那大车喊，可是风雪太大，那位赶车的还没等听清，大车已经下到河里去了。还没到河

中心，大车就趴在那里不动了。车把式的大鞭甩得“啪啪”直响，四头牲口的十六个蹄子干蹬，大车还是不动。

这时，铁柱二话没说，卸下两个头梢骡子，牵着牲口，蹚着冰水向河心走去。铁柱和那位车把式把这两头骡子套上，可是一叫套，在厚厚的冰层中车还是出不去。脚被冰碴水刺得猫咬似地疼，但是，铁柱看看那一车水泥，心急得什么似的，头上已经沁出了汗珠。

“来，把这两块板子垫上。”听见熟悉的话音，铁柱回头一看，是大伯抱着两块厚木板沉稳地站在冰水里。铁柱心疼得嘴唇直颤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“你快点吧！”大伯又象发命令似地说。两块木板往车轱辘下一垫，再一叫套，大车到底赶出去了。在那位车把式连连道谢的时候，铁柱摆摆手说：“一个目标。”老潘头满意地点了点头，笑了。

爷俩坐在车上，西北风一吹，棉裤立刻变成了冰筒，棉鞋成了冰块，一敲当当响。老潘头的厚嘴唇有点发紫，但是眼睛里闪耀着愉快的光。他想拔出烟袋抽袋烟，可是一摸烟袋，不知什么时候弄丢了。铁柱忙把烟袋递过来，笑着说：“在河里弄车的时候，你烟袋掉了，我就拣起来插在腰里了。大伯的烟袋可不能丢，留着给我经常敲着点！”

老潘头看着这个虎彪彪的小伙子，回想着几个月来的风风雨雨，和悦地微笑着说：“我不过给你带带路。

明天你该一个人出车了。”

听了大伯的这句话，铁柱心里猛地震了一下。他以前是那么心急火燎地想接鞭子，可是现在又多么不愿让大伯离开他呀！在大伯的身上有多少东西应该学呀！他真责怪自己学得太少了。这个爱说爱道的小伙子憋了半天，才恳求地说：“大伯，我再跟你学习几天吧！”

“不用。”大伯打断他的话说：“好好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书，多听贫下中农的意见，认准路，好好干吧！别忘了继续革命！”

铁柱眼里含着热泪，说不出话来。他紧紧握住大鞭挥了两下，牲口撒开四蹄，沿着大路“得得”地跑起来

.....

草原新人

张继芳

初夏，科尔沁草原的早晨，蓝澄澄的天，绿茸茸的草，盛开的野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一群群追逐欢叫的羊儿，象漫开在田野里的一束束棉絮，又象飘浮在蓝天下一朵朵白云，在四处游荡。

随着一阵阵清脆的歌声，传来“叭——叭！”一串串鞭声。瞧，一大群羊儿熙熙攘攘地走过来了。赶羊的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，朴朴实实一身“牧人”打扮，手里挥着一根长长的放羊鞭。

一见到我，她就快活地说：“嗨，我当是谁哩，原来是你呀，张干事，你看我现在象不象个草原人？”

这声音怎么这样熟悉，好象在哪里听过？

.....

噢，想起来了。

前年春天，我在前进马场“五·七”放牧班蹲点。“五·七”放牧班是一个先进单位。全班九个人，除了班长、共产党员额尔登是一位蒙古族老牧工外，其余的八个人全是从城市来的女知识青年，大伙管她们叫“八姐妹”。八姐妹中最小的名叫谢春华，是一位刚刚十七岁